

我的家在

哪里

王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我的家在哪里

冰 心 著
舒 乙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我的家在哪里

冰心 著

舒乙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5插页 22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5,000

ISBN 7-224-03710-9/I·857

定 价：10.50元

●新九歌——代序

舒 乙

关于书名

冰心先生一九九三年写了一篇妙文，叫《我的家在哪里？》，是篇杰作；虽然很短。

冰心先生一生云游四方，四海为家，独独最爱中剪子巷。那是她度过少女时代的地方。

她的少女时代是个了不起的时代，正值“五四”运动前后。

她在北平东城一个叫中剪子巷的胡同里写了她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就在“五四”运动之后。

巴金先生说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

她住在中剪子巷，念了中学，念了大学，写了“问题小说”，写了《春水》、《繁星》短诗集。所以，她最想念中剪子巷，在梦里常常“回家”。

最近一个时期，有几个地方要建冰心旧居纪念馆，有福州，有烟台，甚至还有江阴。

可是，没有北京的中剪子巷。

一天，聊天，冰心先生突然冒出来半句：

“应该在中剪子巷建个什么馆……”

在座的人都惊讶，她是从来不说这种话的。以往，只要是提建纪念馆、博物馆，涉及她个人的，她总是摇头不止。

其实，这句话是说，她最惦记中剪子巷，唯独中剪子巷最让她怀念。

那么多个家，她偏偏梦见了中剪子巷。

她便写了《我的家在哪里？》

看题目，像个挺简单的问题。

其实，想想那火热的年代，想想那青春的年华，引申一下，岂止是问题，更像是呼唤，是呐喊，是执著着的追求吧。

那么，《我的家在哪里？》，真是一个天赐的好书名。就用它。

关于序名

这篇小小的代序，取了个怪名字，叫《新九歌》。

为什么？

有好几个理由：

一、书中所收，全是冰心先生近九十岁或过九十岁写的，九十岁的歌。

二、冰心先生是世纪同龄人，今年九十有四，她一直笔耕不辍，在中国作家中，她是年岁最高又依然充满生命活力的一位。书中所收，是她的近作，是九十年代的歌。

三、九者，最大最高。昔日屈夫子有《九歌》，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用九歌作喻，取其水准之高、分量之重、影响之深。冰心先生的近作是新九歌。

四、以往出冰心的文集、文选，多半是“竖”着分类编排，或按年月顺序，或按小说、散文、诗歌分卷，或按“男人、女人”归类。此次，是“横”着来，分“九”小类：一亲人，二师长、朋友，三动物、植物，四故乡，五教育，六诗、书、字、画，七生命自八十岁始，八梦，九今日的爱的哲学。这么分类，有个好处，能把冰心先生近作的选材热点看得一清二楚。知道了这九个热点，可以了解冰心先生近年主要在想什么。

于是，便有了“新九歌”这个词和以它命名的序。

为什么编这本书

冰心先生近作集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冰心近作选》、《冰心九旬文选》、《冰心散文近作》、《关于女人和男人》。

这四部书，有的征订数近万册，发行得相当好，很快售光，评论界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市面上已经买不到它们了。

有一回，冰心先生自己要书，送朋友，“搜括”了出版社的库底，还不够，求人到处买，买不到，最后，由非洲的小中文书店里找回来两本。

应该再版，绝对需要。

我曾向一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建议，再印一万册，保证卖得动，不会有问题。他答应，很爽快，而且承认有经济效益，可是，就是不见书出来，怪事一桩。

怎么办？只好重编一本。

这是一。

冰心先生不断有新作问世，再编一本，总有新货，对得起读

者。

这是二。

过去编的那几种，都有很多遗漏，而且漏者中不乏很重要的作品。此次重编，把过去遗漏的尽量补齐，这又是颇有新意的。

这是三。

有此三点，足够了。

编选原则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冰心先生的系列散文大作《我的自传》，就没有收。

冰心先生朋友多，关于女人和男人，写了一大本，不能都收，所以，在“师长、朋友”一类中，仅精选了十六七位，关系绝非一般的，或者有重要而有趣的内容的，保重点。

“故乡”类中，也是这样，仅收福建、山东、北京三处，别的不要。

还是要突出重点。

重点何在？

巴金先生有话：

“那些辣的、有刺的、响亮的正是我现在需要的，能使我头脑清醒的。”

他还有话：

“您（指冰心）是那么坦率，那么纯真，那么坚定，那么勇敢，更难得是那么年轻。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编选原则，能体现这些话的，通通都在收编之列。

关于冰心这个人

国外的汉学家和台湾的作家们，人人都知道《寄小读者》，但是很少有人念过冰心先生的近作。他们以为冰心先生这么老，大概早就不写作了。碰见这种朋友，我总要大声地说：“不，不，不，您错了！冰心先生还在写，写得很多！而且，处在另一个创作高峰期，思想和文笔都胜过第一个高峰期！”

念了这本书，就会全知道。

而且，还会有极大极大的享受。

1994年3月31日

● 目 录

一歌：亲人

我的祖父	(3)
我的父亲	(6)
我的母亲	(9)
我的小舅舅	(11)
我的表兄们	(15)
两栖动物	(18)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21)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30)
我的三个弟弟	(44)

二歌：师长、朋友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55)
追忆吴雷川校长	(58)
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61)
悼念孙立人将军	(67)

记萨镇冰先生	(70)
纪念老舍九十诞辰	(76)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77)
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80)
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82)
追念罗莘田先生	(84)
忆实秋	(88)
忆许地山先生	(90)
关于文学研究会	(93)
序《天上人间》	(95)
痛悼邓颖超大姐	(96)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98)
再写萧乾	(101)

三歌：动物、植物

养猫	(105)
漫谈赏花和玩猫	(107)
我喜爱小动物	(110)
咪咪和客人之间	(113)
绿的歌	(115)
花瓶	(117)
话说君子兰	(119)
我和玫瑰花	(121)
天南地北的花	(124)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128)
话说萝卜白菜	(130)

四歌：故乡

春的消息	(135)
我的故乡	(137)
我的父母之乡	(146)
我的童年	(149)
童年杂忆	(160)
忆烟台	(169)
我到了北京	(171)

五歌：教育

当教师的快乐	(179)
我请求	(182)
我感谢 《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感言	(186)
《孩子心中的文革》序	(189)
无士则如何	(191)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195)
致王炳根、张庆建信	(197)

六歌：诗、书、字、画

开卷有益	(201)
忆读书	(205)
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	(208)
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210)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214)
伏枥杂记(三则)	(216)

漫谈集句.....	(222)
纵谈“断句”.....	(225)
谢家墙上的对联.....	(228)
我家的对联.....	(231)
再谈我家的对联.....	(234)
绝句八首——集龚自珍句.....	(237)
又想起一首诗.....	(245)
蹦到我心上的一首“国歌”.....	(246)
“孝”字怎么写.....	(248)
从“随”字想起的两段谜语.....	(250)

七歌：生命从八十岁始

话说“相思”.....	(255)
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258)
我家的茶事.....	(261)
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264)
话说“客来”.....	(265)
漫谈“视听之娱”.....	(267)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269)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271)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273)
我喜欢下雪的天.....	(275)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277)
我从来没觉得老.....	(279)
霞.....	(281)

八歌:梦

说梦.....	(285)
痴人说梦.....	(287)
病榻呓语.....	(289)
我梦中的小翠鸟.....	(291)
我的家在哪里?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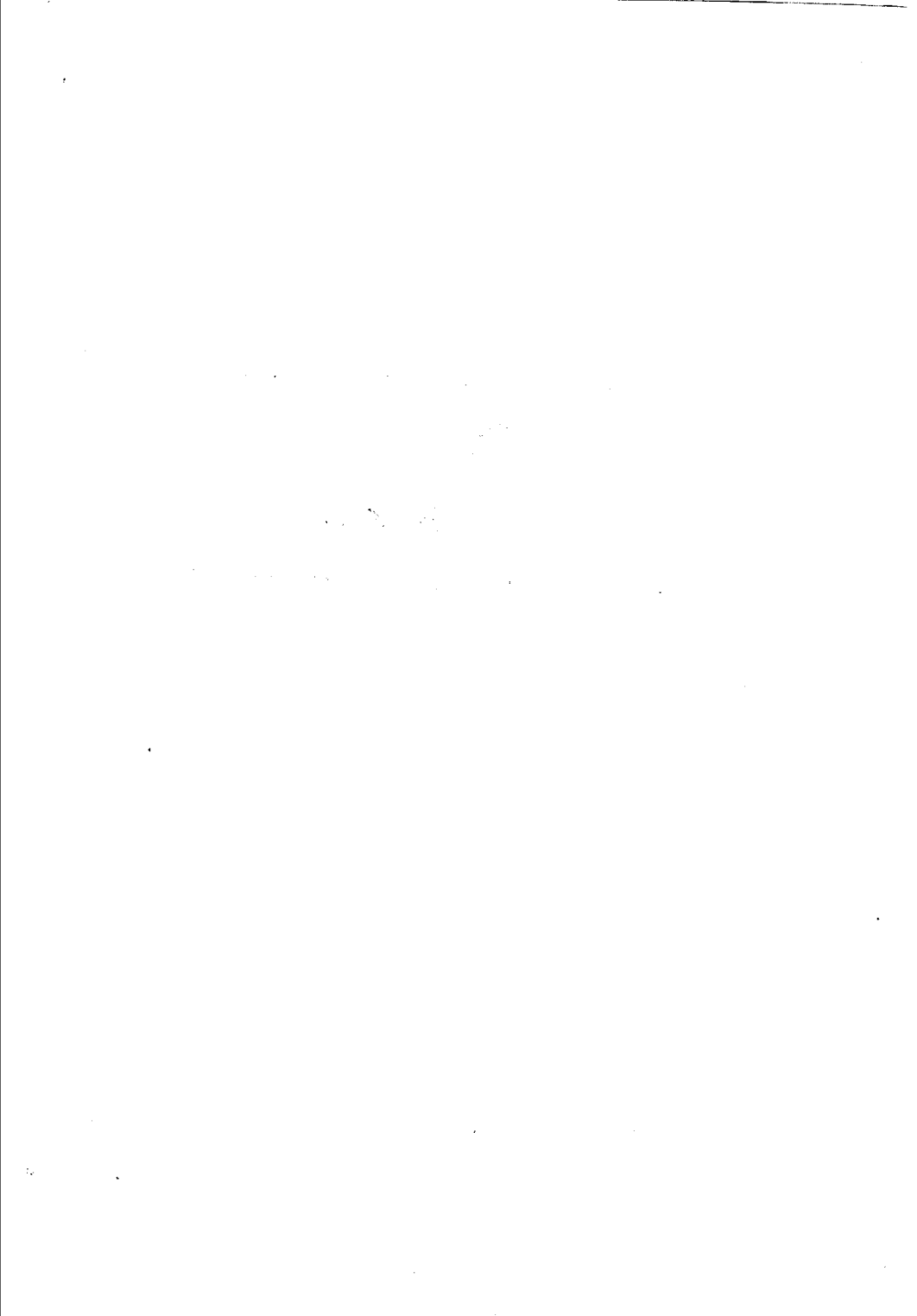
九歌:今日的爱的哲学

我奉劝“祖国的花朵”.....	(297)
致文学青年.....	(298)
上冰心研究会同人书.....	(299)

人杰人瑞——冰心先生.....	舒 乙(300)
-----------------	----------

一 歌：

亲 人



● 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

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熏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熏鸭店名。这熏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